書評
考古人類學刊・第 83 期・頁 123-128・2015
DOI:10.6152/jaa.2015.12.0011

回應與反響

黃 應 貴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首先，我非常謝謝兩位評論人的精彩意見，他們不僅對這本論文集給予非常正面的評價，更積極地指出未來可進一步探討的主題。尤其兩位都是學宗教學出身，卻又從兩個不同的角度出發：蔡彥仁教授是從七篇研究論文的共同議題著手，而蔡怡佳教授卻是從各篇文章的深入了解及分析切入，最後卻討論了幾個主要未來要面對的共同問題，因而共同鋪陳出本論文集所蘊含的宗教學視野，彌補原書中缺少宗教學論述之不足。特別是當蔡彥仁教授由宗教融合、「靈」的體驗與追求、以及身體實踐與物質面向三者普遍特徵，為當代宗教公認、可資辨識的面貌後，進而提升為宗教性及宗教本體論問題的探討，作為未來探討的核心問題時，蔡怡佳教授的評論卻指出本書已提出一個兼具歷史社會脈絡與主體經驗的視角，以超越約化論與反約化論或本質論與建構論間爭辯的第三條路之可能性。因書中幾篇論文都明顯地不把宗教化約為社會、文化、心理的現象，而保留其充滿著「無法解釋」的「著迷」與「神祕」之元素，使宗教的本質不再是先驗的，而是透過當事者的宗教體驗來再現，更是與體驗、情感、非理性、存在感、甚至超越性緊密結合，使我們得以重新思索宗教性及宗教本體論的問題之可能。事實上，這也與新自由主義化的前題：網際網路的科技發明所導致知識本體論上的革命有關。正如 Lyotard（1984）所說，網際網路的革命不僅造成知識的追求上，已經不再以追求「真理」為目的，代之以「有效」外，資本主義興起以來所建構的社會類別，如政治、經濟、宗教、親屬等，早已相互滲透而糾結在一起。故若要重新確定一個公認、可資辨識的「當代宗教」面貌，確實得面對本體論的問題。

其次，從筆者的立場，本書之所以會採取蔡怡佳教授所說的「兼具歷史社會脈絡與主體經驗的視角」出發，特別是在導論中精簡又綿密的論述中，主要是在於國內學界目前社會人文學科的研究，明顯有著去脈絡化的趨勢。[1]這種去脈絡化的直接結果便是會忽

[1] 有關國內學術研究去脈絡化的趨勢，人類學部分可參考黃應貴（2014）。事實上，這是國內社會人文學界的普遍現象。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略本書所展現的新現象與新趨勢，因過去強調科學、理性、科層組織的現代化觀點，雖已與實際社會有所脫節，仍主宰著台灣當前的主流社會與學界。故從事當代宗教新現象的研究者，在新趨勢未超越過去既有的現象而成為主流前，往往不易受到肯定，甚至受到排斥，因而更加艱辛。故只有與大時代的背景及社會文化連結，才能說服人或凸顯研究這新現象的合法性。不過，到目前為止，在研究當代宗教新現象者，實際上也面對著研究上的難題：在實際的個案研究上，若用經驗論或實證論的思維，還無法清楚有效地指出到底哪些新自由主義化的個別現象或因素，直接影響了那個宗教新現象的發展？這困難就如當今環保團體目前很難向法院證明環境汙染是如何造成當地人的受害？因有太多因素介入當地人的日常生活當中，是無法以過去經驗論因果關係的思維來論證。這也正是從事當代宗教研究上目前待解決的急迫難題。

第三，為了跳出目前學界去脈絡化的研究趨勢之限制，本書會採取「兼具歷史社會脈絡與主體經驗的視角」之再脈絡化研究方向，當然也是希望能突顯出新自由主義化新時代所帶來與宗教有關的普遍性條件，如因網際網路、交通、及溝通工具的快速發展，導致人、物、資金、資訊的快速流通，超越國家的控制，使得既有社會組織的沒落，不僅使得個體得以從既有的社會關係、社會規範、及社會價值中解放出來，使人得以將自我與個體發揮到極點。在這同時，過去人透過周遭親密或親近的人對自己的反應中來確定自我的「鏡我」之社會條件已消失，使得「我是誰？」的問題成了時代的問題。這點，不僅因個人對未來的不確定而產生的焦慮及不安而加強外，更因新自由主義消費文化的興盛，使得人與物的互動逐漸取代過去人與人的互動中來確定自我的方式，更造成多重或破碎的自我，使「我是誰？」的時代問題更加嚴峻，也使得年輕人無法滿足「我是誰？」之解答者，往往得求諸個人以外的力量，而宗教，正如心理治療一樣，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出口。這就如同當代許多少數民族或邊際人，往往透過宗教來建立群體的認同類似。不過，「我是誰？」問題的解決，並不必然一定要依賴宗教，也使得許多個人性的特殊救贖行為，被視為類似宗教或宗教儀式的現象，而使當代宗教研究變成更加複雜、棘手。雖然如此，可以確定的是如過去的宗教一樣，生老病死所帶給死者及生者的苦難，當然是宗教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但在當代，個人存在的形式本身，更是當代宗教不可迴避的課題。這也是既有的制度性宗教之個人化趨勢，之所以在當代會更加凸顯的意義所在。

另一方面，再脈絡化過程也可凸顯出上述知識在本體論上的革命，使得既有的社會分類相互滲透而模糊了其間的界線，就如同宗教與非宗教或神聖與世俗之間的相互滲透，而使宗教慶典與觀光旅遊合而為一一樣。加上個人救贖的獨特方式層出不窮，而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得當代宗教的研究，愈來愈難只從制度性層面來了解。事實上，本論文集中的七篇實際研究，多半都涉及日常生活的層面，雖然各篇涉入的程度並不相同。如呂玫鍰的〈當代媽祖信仰的個人化與宗教性〉裡的通靈師姐們，其在廟裡的活動，主要都是一般日常生活裡的時刻，而避開該廟的主要慶典活動，才不會與廟方產生衝突。而齊偉先的〈宗教場域中美學實踐的現代性〉中之三位主角，他們的喜好與品味，開始時往往與宗教信仰無關。而鄭瑋寧的〈再現死亡、悲懷難遣〉，主要討論的部分當然不是葬禮的主要程序，往往是個人能操弄的外圍部分，甚至於葬禮之後的心情及陪有傷痛之友旅遊，以緩和心痛之舉等。若要面對導論所提及 covert forms of religion、implicit religion、self-religion、invisible religion、quasi-religion、世俗性宗教等當代宗教的挑戰，更得面對日常生活本身不可。由此可見日常生活在了解當代宗教的上重要性。

然而，到目前為止，我們雖已凸顯出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書名也用上了日常生活，卻還沒有將它理論化。換言之，我們還沒有去面對「什麼是日常生活本身」。尤其日常生活涵蓋那麼廣泛，要用什麼架構才足以有效展現它？這當然是理論性的問題。在筆者目前的想法中，只有把基本分類概念，如人觀、空間、時間、物等帶入研究中，才能掌握日常生活的規律與節奏，才能使得日常生活瑣瑣碎碎的資料，變成有意義的符號或象徵性行為。譬如，導論提到東埔社布農人以三、五好友聚會取代教會的安息日禮拜為例，他們一定選擇在一般工作日以外的時間，故星期日幾乎是必然的選擇，甚至就選在過去舉行安息日禮拜的時間（上午 10:00—11:30），而地點則是各家的客廳，因它原本就是家裡舉行公共活動的空間。另外，啤酒取代聖經成為該活動的主要物品。而活動過程主要是成員述說這星期以來工作上的心裡挫折，其他成員則給予鼓勵及安慰。然後其他人輪流進行。結束後，成員就覺得挫敗的心得到撫慰，第二天（星期一）又重新開始負起家計的一個人。但在面對無法公開告訴朋友的心理問題時（如忌妒、報復等），往往是一個人利用個人短暫時間，到小時最為懷念的地方走走，便能感覺得到救贖與重生，而又能回到正常生活中。這地點是獨一無二的，是個人最能與宇宙間的精靈溝通而得到靈力的地方，經拜訪過程而得恢復本我的能力。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帶入基本分類概念到日常生活當中，有可能為我們對於「存有」的多重面向及性質，提供進一步探討與了解的可能性。因到目前為止，我對於是否使用「存有」這西方的概念，一直有些不安。

第四，上述有關存有的問題，不只涉及不同的人有不同存在的形式，也涉及同一個人有不同存在的形式。換言之，這已涉及在當代，個人的多重或破碎的自我，如何在不同的情境中運作？這也是為何呂玫鍰在〈當代媽祖信仰的個人化與宗教性〉中，試圖分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辨個性化（individuation）、個人化（individualizataion）、私務化（privatized）等不同的意義。但最後，我在導論中還是無法像 Steven Lukes（1973）分析個人主義那樣，進一步系統化個人化這個概念。主要困難的所在，不只是不同文化的人因原有人觀上的差別所造成的差別外，也涉及不同的人所展現的個人化之不同（如不同的通靈師姐不同的展現），更涉及同一個人在不同情境中的不同展現，或是說多重或破碎的自我在不同情境中的不同展現。這都需要我們回到日常生活中，用基本分類的架構來掌握瑣瑣碎碎的資料中之不同自我的存在。這自然還需我們未來的努力。

當然，正如本書書名的副標題所示，「宗教的個人化」與「關係性存有」，看似對立的概念，其實是如蔡怡佳教授所說，是互相補充與證成。就如同我在導論已說，這裡的存有已與上個世紀存在主義所反映的時代性質不同，早已不是對抗工業資本主義依賴的理性科層組織或福特主義主宰所造成的異化問題及對理性主義極端化發展的抗議，這時要回答「我是誰？」的存有問題，已不是靠當事人內心的修練或超越就可以解決，而是得重建人際關係來彌補已失去的「鏡我」來回答「我是誰？」。不過，蔡怡佳教授特別提到關係性存有的關係性，『可以是諸如「緣」、「感應」與「約定」等神人之間的相契與連結來表達一種透過關係而在冥冥中默會自我的連帶感』，確實可以補充我在導論中所忽略人神間的關係性之存在形式。

最後，回應兩位評論人最後所說的，這本論文集確實只是一個開始，更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加入這新領域的研究行列。尤其這新現象目前還在繼續發展中，書中提及的新現象之了解與解釋，必定會隨著未來的新發展而有所不同，但也是這新領域吸引人的地方，更是願意面對新知識者接受挑戰的場域，卻又與我們如何在這激烈變動的時代，尋找自己安身立命之道息息相關。為己為人都值得進去探索。同時，也回應一下蔡院長在導言最後所提到「理解之後能作什麼？」的問題。一般來說，如果理解宗教的新現象後，能夠以此知識直接對當代社會產生影響的話，那他應該已是宗教家，而不是研究者或學者了。雖然如此，既然身為研究者及教育者，我也同意有義務讓學生更易面對他們的新時代。故除了教學上應該與時俱進帶進新知外，確實也應增強學生如何應用相關新知識到他們的實際生活中，以免他們最後只能選擇新興宗教之途。事實上，目前台清交最活躍的學生社團幾乎都是宗教社團，正反應了本書所提問題的嚴重性。是以，「新世紀的社會與文化」的研究計畫，在每一單元結束後，我們都會舉辦「新時代論壇」，將我們的研究成果與教學及社會實踐結合一起，與學生共享。譬如，完成第一單元「什麼是（當代的）家？」並出版為《21 世紀的家：台灣的家何去何從？》（黃應貴編 2014a）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我們也舉辦了第一次「新時代論壇」，題目就是「家，一場思辨之旅：知識與社會實踐」（黃應貴編 2014b），便以多元成家爭辯為例，來討論台灣 21 世紀的家何去何從？最後還將此論壇的討論內容，以電子書方式發行，讓更多的人來免費使用及瞭解。同樣，第二單元「新興宗教與宗教性」完成並出版為本書同時，我們也舉辦第二次「新時代論壇」，題目為「個人救贖與新興宗教」（黃應貴編 2015），也同樣將論壇討論內容以電子書方式發行，以供社會大眾免費來使用。這雖還無法達到知識普及的地步，但至少也是走出了第一步。

引用書目

黃應貴

2014 〈台灣人類學的未來？新世紀的省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4：1-50。

黃應貴編

2014a《21 世紀的家：台灣的家何去何從？》。台北：群學出版社。

2014b《家，一場思辨之旅：知識與社會實踐》，電子書：

http://reading.udn.com/v2/bookDesc.do?id=64285。台北：新時代論壇。

2015 《個人救贖與新興宗教》，電子書：

http://reading.udn.com/v2/bookDesc.do?id=81100。台北：新時代論壇。

Lukes, Steven

1973 Individu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yotard, Jean-Francois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考古人類學刊・第 83 期・頁 123-128・20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